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忠正德文集卷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貢生臣張大同

提要

忠正德文集十卷　別集類三　宋

臣等謹案忠正德文集十卷宋趙鼎撰鼎字元鎮號得全居士解州聞喜人登崇寧五年進士第累官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卒贈太傅追封豐國公謚忠簡事迹具宋史本傳初紹興五年鼎監修神哲

二宗實錄成高宗親書忠正德文四字賜之因以名集史稱其為文渾然天成凡軍國機事多其視草有奏疏詩文二百餘篇紹興正論陳振孫書錄解題皆作十卷今久佚不傳僅就永樂大典散見各條按時事先後分類裒綴得奏議六十四篇駢體十四篇古今體詩二百七十四首詩餘二十五首筆錄七篇又據歷代名臣奏議增補十二篇仍釐為十

卷計所存者尚二百九十六篇與宋史所稱二百餘篇不符疑其集本三百餘篇傳刻宋史者或偶誤三字為二字與歟南渡名臣屹然重望氣節學術彪炳史書本不以詞藻爭短長而出其緒餘無忝作者盖有物之言有不待雕章繪句而工者觀於是集可以見一斑矣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忠正德文集卷一

宋 趙鼎 撰

奏議上

陳防秋利害 建炎三年五月十五日奉旨許郎官以上條具防秋利害二十五日上 按鼎以建炎三年四月除司勲員外郎

臣竊惟東晉之遷國勢微弱惟其設淮上之備以嚴外戶扼荆襄之要保有上流是以能建都江左歴年滋久今車駕駐蹕建康則荆淮之防托沿流之斥堠誠為急

務斥堠之不明以措置不專勸賞不立也自來委之軍中及沿路州縣而軍或散亡城亦失守倉皇阻絶力所不暇今欲自御營及諸軍州縣各選募使臣兵級立定人數信賞必罰不任出戰城守之責專令探報如此則人得盡力而事不失實矣防托之不謹以事出倉卒不能預備也自來俟有警急乃始調發而陣未成列兵刃已交退無所歸披靡逃潰今欲前期選閲受成而出各使分擘遠近占據形勢習熟其山川險易之宜以為出

入邀襲之計廣積芻糧嚴設塹柵出而掩擊入而拒守如此則前有以阻遏而後能牽制矣雖然防托之任正惟其人未得其人計將安出臣竊謂黃帝時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於是習用干戈以征不享然而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所以能戰炎帝伐蚩尤逐葷粥以去天下之不順者今陛下欲久留此耶願如臣所陳謹斥堠防托之備慎將帥委任之選保無後患堅守不動為長遠之計可也苟或未然則維揚之禍可不鑒哉

臣願陛下深懲既往之失常為去就之謀以六宫所止為行宫以車駕所至為行在吏部注授並依八路戸部金帛貯之諸州凡宗廟祭祀禮文法物及六曹百司之閑慢者並歸之行宫而差除陛擢號令賞罰出於行在隨駕之兵不在多選擇萬餘以備儀衛其餘兵將分布江淮預設控扼既有以分軍食又有以相應援行在官兵既省則用度易足進退簡便或駐江浙或臨淮甸延見父老省察風俗旌别善惡搜揚人才召集軍兵振耀

威武使敵人知有預備而莫測巡幸定居之所則恐未敢再謀窺伺然後別遣能臣出使關陝收六郡良家子募為効用優諸路弓箭手足其闕額以至蠲私田之稅如弓箭手法推之全陝諸郡因其民俗復唐府兵之制待以歲月訓練精熟則四方之事庶有可為者且關中四塞之國周以龍興秦以虎視漢高祖所以卒能并强楚成帝業者以其先得關中之地是知古先帝王欲大有為於天下莫不在此今固未可幸陛下他日圖之

論屯兵疏　建炎三年　按此篇永樂大典不載今從歷代名臣奏議增入

臣伏見比來臣寮上殿奏陳利害并羣臣應詔條具及二府大臣延見賔客獻陳已見江淮監司郡守前後申請防秋要切之務不過控扼上流防托淮甸固護江浙一帶自四月迄今百有餘日慮之固已無遺策大率以兵為先而分兵固守占據地形習熟其山川險易之宜以為出入邀襲之計要在前期而遣則軍行從容民不駭愕今已秋矣未見分兵而出也一旦邊報有警敵騎

南來風勁馬驕倏至泗上則淮甸震驚聲揺江左陛下
其安能居於此乎或謂侯杜充至然後分遣令道路梗
澁充若久之未至終將不遣邪儻預為撥發各使安堵
俟充之至盡以付之有何不可自來出兵例皆留滯令
日上畫一明日請器甲令日支借請錢糧明日散起發
犒設般挈老小編排舟船動有十日半月之事比至按
隊渡江各到屯泊去處又須旬餘非可傳箭而集舉鞭
而行也待其有警而後發不亦晚乎是時上下惶駭軍

情憂疑將有去留嚮背之意安在其為控禦哉若以謂淮甸上流自有兵將分擘已定不須遣兵則幸也茍或不然臣實憂之後時之悔其可再邪臣願降旨開具上自荆襄下及楚泗屯泊地分所屯兵馬大將謂誰置司處所先聲後實未必皆然多作條畫揭示一牓姑以安士民之念亦使敵人知吾有備所謂伐謀也

論時政得失日歷併匯從録載建炎三年六月初三日奉聖旨以久雨多寒召郎官以上赴都堂條具時政得失可以收人心召和氣弭天變者吕頤浩奏之令實封以聞

臣聞雨暘寒暑過差之節繫之陰陽逆順盛衰之理春秋洪範之所紀漢諸儒之論載之詳矣臣不暇推證有勤聖覽臣竊謂久雨多寒陰沴之候其應則兵禍不解民心離散小人道長也臣嘗求其致之之說敢獻於陛下竊惟祖宗之有天下也歷五季兵火之餘險阻艱難皆目擊而身蹈之故其建立足以垂法萬世以聖繼聖至於仁宗四十餘年號稱極治子孫守而勿失復何加焉厄運所鍾社稷不幸乃有王安石者用事於熙寧之

間以一己之私拂中外之意巧增緣飾肆為紛更祖宗之法掃地殆盡於是天下始多事而生民病矣假闢國之謀造作邊患興理財之政困窮民力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材獎小人抑君子塞言路喜姦諛扇為刻薄輕浮之俗日入於亂賴宣仁垂簾深鑒其害首因改元昭著至意所行者仁宗之法所用者仁宗之人涵養十年民瘼小愈夫何治世之日少亂世之日多復有蔡京者崛起於崇寧之初竊堯舜孝悌之說託紹述熙豐之名畢

力一心祖述安石以安石之政敷衍枝蔓浩然無涯至於不可限極而後已兵連禍結外侮交乘二聖北轅朝廷南渡則安石闢國之謀而蔡京祖述瀆武之患也繁文酷吏上下相繩鞭撻追呼農畝失業則安石理財之政而蔡京祖述厚斂之患也僥冒躐進依阿取容當官有營私之心而臨難無仗節之義此又安石敗壞人材之科而蔡京祖述賓興賢能之患也瀆武而兵禍不解厚斂而民心離散至於賓興賢能之弊則習為軟熟柔

佞之資無復禮義廉恥之節士風彫喪君子道消矣故凡今日之患始於安石成於蔡京自餘童貫王黼輩曾何足道今貫黼巳誅而安石未貶猶得配享廟廷蔡京未族而子孫飽食安坐臣謂時政闕失無大於此者其欲收人心召和氣烏可得哉故於陛下播越之中示此陰沴之戒天之警悟不啻諄諄之告冀陛下知其所自痛懲而亟革之也伏覩近降赦文遵用嘉祐勅令周卹黨臣之家是將以元祐為法而有意乎仁宗之治矣嗚

呼無聊憔悴之民茲亦有少安之漸乎然而德意未敷
天災未弭者以政令未歸於一致風俗猶裂於多岐談
詩書陳治亂者非安石之學則蔡京之人也遺患流毒
浸淫人間牢不可破甚於膠漆徒使陛下焦心勞思孜
孜訪問雖日下求言之詔是誠何補風俗之難移從古
所患唯陛下明於聽覽果於取捨其或中外臣寮因事
奏請有涉於安石蔡京之遺意者皆不利社稷之人願明
正典刑播告天下使四方萬里之遠皆知陛下用心所

向庶幾變之有漸此風一變然後可以言治其他細故不足為陛下陳之

論明善惡是非 邑從録載建炎三年六月二十日除司諫先有旨奏事未對間差除至七月初一日上殿自是言事數對不復記

臣嘗謂天下有公論不可以力制不可以智勝由堯舜周孔以迄於今如權衡之設黑白之辨自一人之善惡至朝廷之賞罰一付於此則天下治矣國家陵遲衰弱之漸人皆謂敵國之為患其亦知有以致之乎以善惡是

非之倒置公論久鬱而不明也其來久矣禍胎至深固

宜痛心疾首亟變而力新之如救焚溺唯恐不及如去

惡草絶其本根使風教純一物情和會則人之所欲天

必從之悔禍於我其或在是縉紳者間猶昧此或狃於

術業之異或牽於恩舊之私陰有所懷巧為沮遏忘乎

大公至正之道而甘心於亡國喪家之術亦其人之不

幸歟非特其人之不幸也宗廟社稷天下生民之不幸

也靖康之初發蔡京之罪録黨籍之家而議者則曰今

邉事未息軍政未修忽而不省乃復為此不急之務建炎之初辨宣仁之謗復詞賦之科而議者又曰今二聖未還兩河未復置而不問乃復舉此迂闊之議其言一行姦計潛發遂使上皇引咎哀痛之詔半為空文淵聖紹復祖宗之言訖無成效噫太平之治須太平而為之抑亦為之而後至耶茍惑於其說如前所云則天下之事無時而可為雖善惡是非久鬱於公論者亦不得而措辭矣必欲厭服人望得其歡心不亦難哉唐憲宗用

皇甫鎛程异為相裴度論之曰可惜者淮西盪定河朔
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洪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制其
命哉但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德宗當奉天之難詔
問陸贄一時急務何者切直贄對以理亂之本繫於人
心況當變故揺動之時在危疑向背之際人之所歸則
植人之所去則傾安可不審察羣情同其欲惡使億兆
歸趨以靖邦家此誠當今之急務也以裴度陸贄之才
非不知高城深池堅甲利兵與夫折衝制勝為禦侮防

患之策而納忠於君者其言如此誠知弭亂之本歟陛
下紹膺大統適茲多難欲大有為必知其要念憲宗中
興之業在處置之得宜察陸贄理亂之言繫人心之向
背凡祖宗之法復而未盡崇觀之患染而未除以至進
退賞罰苟當於人心而合乎公論雖流離顛沛而因革
可否不可一日而廢唯公論著善惡明興議攸歸士風
丕變則慕徳向化心悅而誠服之矣寧謂已往之事無
益於今耶若夫積粟練兵之計攻守奇正之謀當責之

有司而朝廷之上朝夕之所講明者正宜在此唯陛下不以疏闊而忽之

乞不指前朝過失狀 按自此至乞勸奬翟興疏皆為司諫時所上

恭惟太上皇帝在位二十六年慈仁厚德涵育四海每詔令之下未嘗不勤勤懇懇以愛卹百姓為言也不幸朝臣失政專務阿諛積稔蔽欺馴致禍亂令天下父老恨委任之非人痛太上之北狩未嘗不歎息流涕焉陛下承嗣大統適丁多難修身慎行期底康平上欲以推

太上慈愛之心下欲以拯中原塗炭之苦至誠之德可格於天惟是四方封奏百僚獻陳尚以崇觀宣政為言諒惟陛下以父子之愛所不忍聞也夫政事惟議其是非人材惟審其邪正因草進退歸之於至當之論則可矣況當時誤國之人悉已竄逐奚必紛紛然深指前日之過哉願明降詔旨使中外之人皆知聖意伏乞施行

顧法太祖仁宗劄 按歷代名臣奏議載此繫建炎三年

臣竊惟國家之有天下也始以太祖之武建創業垂統

之功繼以仁宗之仁得持盈守成之道致治之術先後相成垂裕後昆為法萬世哲宗時講官顧臨進言曰今不必遠引堯舜三代之法如祖宗之法則陛下之家法也宰相呂大防因舉祖宗之法切於時政者十數事當時以為美談恭惟皇帝陛下承列聖之後履玆厄運孜孜圖治亦知有所稽法哉近降赦文遵用嘉祐勑令是將法乎仁宗之仁矣至於臨部伍申號令親戎旅之事推腹心同甘苦協將士之情赫斯一怒旋乾轉坤又以

法乎太祖之武則中興之治誠不難致是皆陛下之家法也舉而措之事業之間復何加焉尚願持之以不倦之誠而期於必成之效則天下幸甚

論聽納不諱

臣聞治安成於所憂而禍患生於所忽古之人君所以兢兢業業不敢逸豫者慎之至也昨未渡江時朝廷便謂無事志得意滿偷安苟容士大夫知其惡聞邊患也則務為太平之說以投合其好亦因以得美官爭先相

高惟恐説之不售而聽者滋惑矣於是忽其所憂緩其所急儲金帛修禮文偃然為經遠之謀而無復外寇之慮一旦倉皇難作不復支持譬猶病者諱而不語人或告之以病證之萌則怫然不悦其不至於喪亡則幸也方事之初以為得計漫不加省為患必深至其已然悔恨何及臣願陛下防微杜漸每惟禍亂之憂屈已虚心不以顛危為諱或進言之人謂强敵已驕不難殄滅盜賊細故不足剪除如某人之為將可倚於成功如某處

之財力可取以足用此維揚之遺風訣使之所為也亦
願陛下力拒其言不以容悅見納亦猶病者眷眷焉唯
求安是念雖復沉痾之痼而良醫善葯日造門下庶幾
其有瘳矣區區愚忠敢以此為獻唯陛下留神省察

請覈軍功疏 建炎三年 按此篇永樂大典不載今從歷代名臣奏議增入

臣竊謂國家武功之不立以軍政之不修軍政之不修
以勸賞之不明也自崇觀用兵以來積為斯弊至有殞
身鋒鏑之下而不蒙卹贈執役權要之門而反被優恩

進退取舍無復公道勸賞如此何以責人死力玩習之
久今猶未除遂使轅門之士扼腕竊議憤憤不平實禍
亂所由興也雖然賞不患乎吝患乎濫賞至於濫與無
賞等葢賞以待有功以功被賞人則為榮樂事赴功率
為我用令也有功者賞無功者亦賞得之固不為榮亦
何必有功而可得倖門百出賄賂相高臨敵當先果誰
用命奏功來上人得掛名淆亂其間公私相半受賞者
則懐恩於私室無賞者則歸怨於朝廷是皆冒濫之弊

有以致之不可不察也前此固不可以概舉昨勤王之賞最為有法髙下品第人無間言雖朝廷立意盡公不容少紊而有司受情作弊豈得無私竊聞常州通判梁汝嘉之弟身在衢州常州推官林達卿之弟身在福建掛名功狀隨例補官足跡未嘗及軍將士不識其面與臨陣效死之人同被戰功之賞此物論所以未免紛紛也然臣所知止此二人而已其所不知可勝計哉臣愚欲望特降指揮别作措置今後將帥及應干有司保明

功狀未嘗立功而輙敢掛名者重立賞錢許人告捉有官人奪所有之官無官人奪所冒之官盡以授之量事大小吏與推恩保明官吏及冒賞之人重寘於法所給賞錢亦令均備稍革弊病以勸忠勤是乃君天下役使羣動之術也

乞措置吏部參選事

臣竊惟士之失職責在朝廷比緣國步艱難例不得調有勢援者堂中擇闕而寒遠坐受困弊陛下灼見其事

已令措置盡還部闕士大夫方有赴調之期無不欣快然臣聞參選之人多被沮抑既無案籍稽考則法令隨事變更吏得因緣為姦而以書鋪為假手之地故一人參選謂之鋪例者不下數十千至如召保官之類費尤不貲參選已如此況注擬耶臣以謂宜令吏部裁定保官之數如行在職事官一員用本司印狀許保盡參選注擬諸事仍飭吏部長貳戒厲書鋪毋得妄生沮抑過為僥求儻致士人詞訟即送所司究治如此則參選之

士稍無留難以稱陛下優卹寒遠之意其他常行禁飭條法更宜明加申戒牓示施行

論省部取受

臣嘗謂文昌政事之原朝廷號令之所出而四方之所取則也自分建六部增添吏祿所以責其盡公比因案牘散亡遂敢高下其手莫見首尾更相蒙蔽大開賄賂之門啓覬覦之弊無復忌憚肆其經營或當緩而復先或已失而復得使孤遠寒士懷憤不平所向稽留無以

伸訴此風不革為害滋深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應部有所取受及與之併行用者一等坐之厚立賞錢許人赴御史臺陳告密令有司捕捉然後申聞取勘得實並於常法外重作施行庶幾振起頽綱厭服人意

論役法劄 按歷代名臣奏議載此繫建炎三年

臣竊惟免役之法起於熙寧之初當時中外臣僚論列利害不可縣舉大率優上戶歛下戶優富民歛貧民雖單丁女戶以至僧道皆不獲免以其所歛養吏之餘謂

之寬剩是謂一稅之外更起一稅大失祖宗寬民之意行之六十餘年今則由之而不知其害也陛下灼見紛更之弊既不能復循舊制今乃於原額之外重增三分官戶更不減半其於祖宗之意益遠矣又如鈔旁等錢乃前日殘民之術靖康初即已罷之近降指揮雖不賣鈔而猶隨鈔納錢賣鈔納錢規圖苛細已非朝廷美事乃令隨鈔納錢是何名目凡取於民亦須有名取之無名不得無辭矣今國勢微弱強敵未和高城深池不足

恃堅甲利兵不足恃臣所恃者惟民而已安可橫斂加賦重失其心耶比來州縣用度不足雖知此法之弊而不以為言者幸其所斂以資闕乏獨京畿運判上官佫能言之仍乞諸路依此施行其意甚善雖奉聖旨權免京畿而諸路未罷也臣願陛下如佫所請遍行諸路且使斯民知此二事昨因臣僚建言而行今因臣僚申請而罷皆非朝廷本意則心悅而歸之此堯舜得民之道也祖宗得天下之術也幸陛下毋忽

乞勸奬翟興按宋史興以建炎三年正月由京西北路兵馬鈐轄為河南尹京西北路安撫制置兼招討使

臣恭惟祖宗弓劒永閟伊洛乃自多事以來祭享有闕令唯權西京留司翟興提兵保護亦稍嚴肅近聞差官到闕乞割鄧州以隷西京及乞借補官資奬勸有功朝廷行下宣撫司相度竊詳京西止有翟興人馬體國輸忠專以保護陵寢為意即非其他統制之比除乞割鄧州等事當下所司相度外所有借補官資欲乞量事應

副及於唐鄧比近縣分支移税賦并每歲支降度牒百十道並仰專切崇奉陵寢仍乞降詔褒嘉不獨激勵一方忠義之士亦以副陛下奉先思孝之意

論防江民兵 日歷載建炎三年閏八月二十二日有旨防江丁夫且令放散

臣聞有益於時者不計其所損有利於國者不恤其為害非常之言黎民懼焉者凡以此故若於時無益而所損則多於國無利而為害則大不為可也審量損益之宜明計利害之實變而通之以成天下之務而已臣竊

見近降措置防江民兵措揮條具詳悉燦然有理然以
臣觀之特文具非實效也點配科差騷動閭里拘留往
返奪其農時既失民心有累子育元元之德重歛民怨
必生意外不測之虞此皆所損之大者則其為害可勝
言哉雖然有益於時有利於國則民間禍患有所不顧
於今之時為國之計將如之何恃此長江以保宗社而
已若指民兵為防江之用則非也臣願擇守臣重其事
權選大將嚴其號令凡關津緊要分立寨栅輪差別將

領兵巡邏大江限隔之遠不能馳突舟檝風水之虞不能畢濟如將能率衆兵不潰亡據地利之宜持牽制之勢雖有强敵未易遽前然而太行天險非不關防大河要津豈無隄備而卒致都城之禍者以將不能率衆而兵多潰亡也今之所患正在於此苟能作新士氣恢張國威不特防江可以防淮不特防淮可以長驅深入收復兩河不難也於此未得其術而欲以區區疲瘁之民為防托禦敵之策臣竊惑之四方之俗勇鋭好武莫如

西民而太平之久流於驕惰使之運餉築城猶可驅之而去責之防托禦敵則望風而遁矣臣不知江湖之民得與西民而比乎西民且不可用而欲以責江湖柔弱之民可乎令以人丁點差擺布鋪分遇有警急馳報縣官各有地分馳至本界躬親守禦防江民兵的確利便獨在於此臣不知沿江村民曽習戰否乎沿江縣官曽統兵否乎令之縣官非學校士人則衣冠子弟使之率疲瘁柔弱之民以捍强敵雖立軍法日斬萬人臣知其

必不為用矣灼知其不可用而徒爾紛擾欲何為乎臣所謂特文具非實效也流離失業遠近驚疑雖有免稅之文而自齎糧糗自辦器甲以至勾追點集之費未足償萬分之一江湖風俗輕浮易為搖動方臘青溪之變可不念哉有損而無益有害而無利於茲可見意者或曰民兵防江本非戰鬬但令執幟近岸列為疑兵而已臣謂不然平日無事不必設此萬一賊至中流鼓譟而進吾之正兵堅立不動能復有幾良善鄉民將救死不

暇其能成列不退乎蹂亂正兵因而失利者或有之矣若夫選委土豪占集忠勇乘危據險保護鄉閭雖未足為防江捍敵之用不猶愈於點丁而差不擇强弱不問貧富取充數而已邪臣僻陋書生不習用兵之利陛下試以臣言詢諸大將沿江之民可用以為捍禦之兵乎令之縣官可用以為統兵之將乎如其不可臣願陛下速賜罷去選委土豪召集忠勇各為保護鄉閭之計毋使怨嗟之餘潛生變亂乘間而起重貽陛下之憂臣故

不避煩言極陳其弊惟陛下省察

論敵退事宜按宋史建炎四年正月巳未金人陷明州乘勝破定海以舟師來襲御舟張公裕以大舶擊退之辛未命臣條條具兵退之後措置之策駐蹕之所時鼎為御史中丞此下五篇以文義考之當即此時所上

臣昨奉聖訓條具目今事宜臣竊謂今日之事所先者正在却明越之兵然後圖取攻之效江左寧靜始可議立國之地臣嘗上言乞詔周望分兵出廣德邀其歸路今乞遣使督王𤫊進軍宣州與周望會合仍責以不策

應杜充之罪俾立功自贖及乞詔劉光世渡江駐軍蘄黃牽制荆南之兵與杜充相為聲援并促韓世忠一如前來所奏為邀擊之計或令與杜充會合於楚泗之間敵如江北兵衆歸路稍艱必有退軍之漸或占據臨安建康涉春不退即乘暑熱併軍攻擊期於克復而後已至於遴選監司守臣撫綏疲瘵分委重臣大將招納潰亡計朝廷已有定議亦宜前期措置才俟事定即日施行如巡幸所宜則願以今歲為戒臣謹别具已見仰瀆

聖聽

論修具事宜

臣竊謂國家多事之時固宜博詢衆議以究利害之實至於參酌可否實當在廟堂之上若一委之於下則紛紛辨論何所適從比蒙陛下詔諭羣臣條陳敵退事宜各具已見悉已上聞矣今敵衆引去回鑾有期儻欲漸圖恢復之謀則必經營立國之地臣願陛下明詔大臣採摘羣策有便於今者取而施行之分陰可惜毋貽後時之

悔臣區區愚懇惟聖聰加察

論西幸事宜狀 按此篇永樂大典不載今從歷代名臣奏議增入

臣昨蒙聖訓條具目今事宜除已奏聞外臣竊惟東晉渡江全有淮甸羣賢協力僅保一隅亦以其外無陵侮之憂故也今强敵南侵視大江如履平地淮南故非我有而江左郡縣凡都會形勢之地悉經蹂踐其視東晉萬萬不侔矣雖欲立國於此其可得乎況能平定齊魯恢復晉趙定建極宅中之計惟關中奧區兵民可恃太

祖皇帝時已有遷都之議陛下必欲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令關中半失之矣欲經營關中當自蜀中始欲幸蜀中當自荆南始雖然漢中鄰長安而興利鄰秦鳳太平之久負販往來山谷險絶皆成蹊徑昨長安潰兵徑趨興元全無阻遏自興元趨劍門更無棧道而劍門兩間亦有捷路可至成都然則蜀中所恃之險尚須措置使絶不通行然後可保張浚之行專委召集西兵未聞營度守蜀也令岳鄂路通可擇使臣三兩人齎詔付浚

及選除利州夔峽等路監司守臣委之協謀為守蜀之備俟浚回報然後決意西行且駐荆南徐圖所向為今日計無踰於此者謹具條畫下項臣嘗謂天下之事必有一定之論匹夫之謀一身商賈之謀一家亦不可繆悠然轉徙終無所守況欲立國為久遠之業去歲四月初陛下發臨安幸建康慨然有克復中原之意臣嘗上言欲守江南當以淮為外戶乞早發諸將屯守淮南委杜充節制之兵既不遣充亦不行淮卒不守也後欲守

江以民丁為兵以王羲叔為使臣嘗上言民不足恃羲叔不可用言卒不行而江亦不守也始議廵幸不敢為戰守之策間闗水陸棲泊會稽及洪州失守復幸平江為决戰之議已而輿國有警進不能前則移蹕四明自始及終元無定論儻林之平所遣海船不到則束手端坐更無脫免之計每思及此為之寒心故臣謂廵幸之宜顧以今歲為戒也今秋既不可再登海船則捨上流荆襄之行無術矣臣區區愚陋不足仰承睿訓惟陛下

决擇

論駐蹕戎服

臣見陛下自渡江及幸吳越每經郡邑必御戎服親部伍誠欲震耀神武激厲將士示以同甘苦之意然而人君之舉動不可以簡約自畀朝廷之規模不可以權宜日削恭聞朝夕駐蹕行宫臣愚欲乞詔有司益禁旅乘輿服御正人君之威儀羽衛導從備朝廷之典禮應如平日廵幸故事稍加整肅雖不能庶幾萬一亦足以張

國威消姦宄慰愬遠民望幸觀瞻之願

論畏避苟且欲上下任責

臣嘗謂方今之事所以易敗而難成者其害有二臺諫不盡言朝廷不任責不盡言則昧於利害之實不任責則忽於成敗之幾其欲保邦致治不亦難哉臺諫之不盡言也以朝廷惡聞其事拒之而不得言言之而不得行與不言何異畏棄地之譏中變連和之策懼避敵之論力沮渡江之謀遂使遺患都城流毒淮甸生民淪陷

社稷阽危是皆不任責以致之禍可旣哉今陛下深鑒
其失矣然今日之事與前日不侔議和之使係踵於道
而兵禍不解初幸浙西再臨江左而防托未備則朝廷
之責益重矣惟陛下與大臣圖之毋蹈前車之失至於
祖宗基業付託之重孰為之子孫四海生靈歸附之心
孰為之父母此則陛下之責也當斯時負此責顧不艱
哉唯自任不疑力行不屈赫然丕變庶幾有濟其或畏
避苟且幸其無事則淪胥以敗未見有振起之漸昔劉

備起漢疏屬志在靖難困敗沮辱之中而剛果之氣略不少衰一時豪傑皆為其用卒能以區區疲蜀屢困中原之師後世稱之號為英主今陛下兩經大變艱難顛沛亦已極矣而天下之責猶不得辭之臣願陛下持志宜益堅臨機宜益壯奮發天威之斷激昂神武之姿至大至剛終始如一凡今日未獲之事躬自任之以風勵天下使公卿任公卿之責將士任將士之責則内修外攘舉在是矣實宗社之幸斯民之幸也

論回蹕扈從錄建炎四年三月初四日有旨以初十日車駕進發勵力言其不可初六日有旨展至月半

臣於今月初一日嘗具愚懇仰瀆聖聽乞候浙西平定及建康已有渡船的耗乃議進發竊聞昨日已降指揮初十日巡幸平江外議紛然頗謂未便臣不知朝廷有無探報所報如何浙西之寇即令何之平江境內曾無侵犯建康之衆曾未渡江若平江之吉凶未知建康之去留未審則令來車駕將安往耶聞欲暫駐越州徐圖

所向因為就食之謀然越州百里之內悉遭擄掠不過取之衢婺諸州而陸路修阻艱於運漕儻未接濟何以支吾倉皇之中益難措手兼敵人未遠狡詐難防萬一分兵出奇姑為回戈之勢則行在咫尺寧無震驚人心一駭變故莫測臣雖淺陋慮猶及此也或謂軍儲窘廹不能安居彼此不殊何由足備臣愚欲乞先遣王瓔等軍分屯嚴婺不惟減省行在用度亦足張大聲勢應援浙西以保建康寧息及平江保守無虞然後移蹕北還

似未晚也恭惟陛下以萬乘之尊負宗廟社稷之託凡茲舉動要當萬全前日頒降德音固已失之太遽如今日回蹕之事尚願少留聖慮豈可堅執前議不虞後患臣揆之衆論如此非臣管見敢有異同伏幸留神省察

論親征日歷載建炎四年四月十五日奉詔據李光等奏金人已節次渡江劉付臺諫照會

臣竊聞陛下徑欲巡幸浙西道路傳言人情震懼臣在溫台臚貢愚懇及每因奏事未嘗不開陳利害欲朝廷

遠布耳目俟浙西寧靜及建康之寇盡已渡江然後回蹕徐議所之令聞朝廷遽有此舉必韓世忠之報敵騎窮蹙可以剪除陛下欲親總六師為親征之計萬一世忠所報不實及建康之衆未退或為回戈衝突之勢陛下何以待之勝敗兵家之常雖有萬全之策猶不免蹉跌況欲僥倖於意外耶兼饒信魔賊未除王𤫊潰軍方熾陛下遽捨之而去或結連窺伺寧無回顧之虞茲乃社稷存亡之幾至危之道也臣願陛下少加睿察益嚴

探報侯敵騎渡揚子乃幸浙西此亦聖慮所及前日訓諭之語臣嘗親聞之者若謂敵已窮蹙決保無他即遣將襲之可也何至親煩車駕以蹈不測之禍設若有成不足言功或萬一有失非如將佐可以脫身而遁事或至此悔無及矣惟幸留神省覽

論放商稅等事狀 按筆錄建炎三年閏八月車駕在建康召百官議廵幸利害旋有詔幸浙西明年四月自温台至明越所過焚燒殆盡嵩論奏宜有以優卹之上惻然詔免商稅及租役

臣竊見去歲之秋移蹕浙右嘗詔郎吏以上條具巡幸之宜凡有可以加惠遠方者莫不舉行之德至渥也今自温台復臨吳會所至郡邑悉經寇攘無聊憔悴之民欲赴訴於陛下者不啻赤子之投父母饑渴之丐飲食嗷嗷之情又非前日陛下懷惻怛之心視茲困弊亦將哀其窮而副其所欲乎願詔有司嚴飭州縣應經殘破之家特蠲今年賦役差率等事及竹木甎瓦米麫之類權與免稅使之營葺生理以漸復業起凋瘵之疾變愁

歎之聲因之弭姦宄以消無窮之患矣敵騎長驅肆行
殘殺陛下無力以救之固非得已凡茲優䘏之事力所
可至者謂宜無惜至誠而神孰不忻戴是乃固邦本之
術謀恢復之漸也幸陛下誠心至意果於必行要令蒙
被實惠不徒為掛牆壁之空文斯為盡善事若緩而急
者惟陛下加察

乞令侍從薦舉人才 建炎四年五月十一日

臣訪聞湖南北及江東西諸路帥守往往闕人行在侍

從除臺諫外止有綦崈禮汪藻兩人近汪藻在假不出而郎官百司局務多差外官權攝昨雖有旨召謝克家等又皆散在四方不能即至亦不聞再行催促不惟國體卑弱無以示天下緩急大事何所諮訪邦家以得賢為基而人主以任賢使能為職固不可緩也今帥守有闕欲自外除授則多以事不行或不知居止所在欲自行在遣行而又闕人如此遠方憔悴之民何所赴愬去歲渡江之初首頒明詔許左右司郎官已上各薦二人

令所在州差人給券限三日發赴行在審察賜對隨材任使仍令執政大臣同共採擇在外侍從雖在謫籍別無大過而政事才學實可用者廣行名擢庶幾聞有来者以備獻納論思之職

論福建兩川鹽法奏 按此篇永樂大典不載今從歴代名臣奏議増入

臣竊惟國家歴兹厄運頻歳艱虞皇皇之民雖流離困苦之極而未嘗一日忘宋者以祖宗刱業之始結民心為基本故也其於川廣福建之民尤加優䘏以其疾苦

赴訴去朝廷特遠而變亂竊發遽難救止故凡鹽酒之利與民同之而不之榷近以國用窘急始議榷福建之鹽尋欲榷福建之酒臺諫臣僚數已開陳其弊言猶未行而近見張浚申明欲措置四川鹽酒為經久之利是何中外不謀而同遠方之民亦不容其少安邪浚蜀人也蜀之利病宜自知之願陛下手詔諭浚俾令裁酌及令三省詳議福建鹽法所得所失孰大孰小毋致重失民心斯為盡善惟祖宗肇造艱難欲埀法萬世而一時建

立掃地殆盡獨此民心未至離散若併此而失之則大事去矣幸陛下留意

乞支降岳飛軍馬錢糧狀

臣今月二十六日準樞密院劄子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除臣江南安撫制置大使（按宋史尚除江東安撫大使繫紹興二年十月）岳飛除本路沿江制置使所以防秋合行事件令同共商議疾速措置條具聞奏臣除已遵奉施行及候岳飛到日別行條具外幇勘本路江州興國南康軍並係沿江

控扼合屯軍馬去處其岳飛一軍月支錢一十二萬三千餘貫米一萬四千五百餘石數目浩大近蒙朝廷差撥岳飛軍兵一萬人往江州駐劄岳飛止差五千餘人前去未敢盡數起發蓋緣去年本軍在彼屯泊之日錢糧闕乏轉運司應副不繼有誤指準致本軍殺馬剪髮賣鬻妻子博易米斛幾致生事今來措置防秋盡發軍馬沿江把守兵衆費廣理合預行樁辦不可少有欠闕臣見將岳飛一軍逐月所用糧食催督轉運司接運本

路米斛起發外唯是全闕見錢支遣若不控告朝廷給降應副將來定致闕絕有誤軍事欲望聖慈體念本路闕乏特降睿旨支賜錢四十萬貫準折金銀降下以充本軍三月之用或將吉州榷貨務見令入納錢物截日盡數就便支撥候過防秋日住罷庶免臨時往復奏請有誤國事

乞下湖北帥司隄備賊馬狀

臣昨據本路制置使岳飛申諸處探報李成劉麟會合

金人有直趨蘄黄渡江之計臣以本路正當衝要控扼
江浙實係行朝利害不敢隱默節次具奏庶幾中外預
得為備不至倉猝失措自十一月二十日以後探報少
緩而臣不即以聞者以敵情不測萬一所傳不審有失
隄防或致衝突之患當料其有不料其無勿恃其不來
恃吾有以待之也今李成尚留漢上雖未聞追襲之耗
而經營襄鄧用意不淺蓋輕兵追襲為患速而小占據
上流為患緩而大計朝廷已有措置非臣愚慮所及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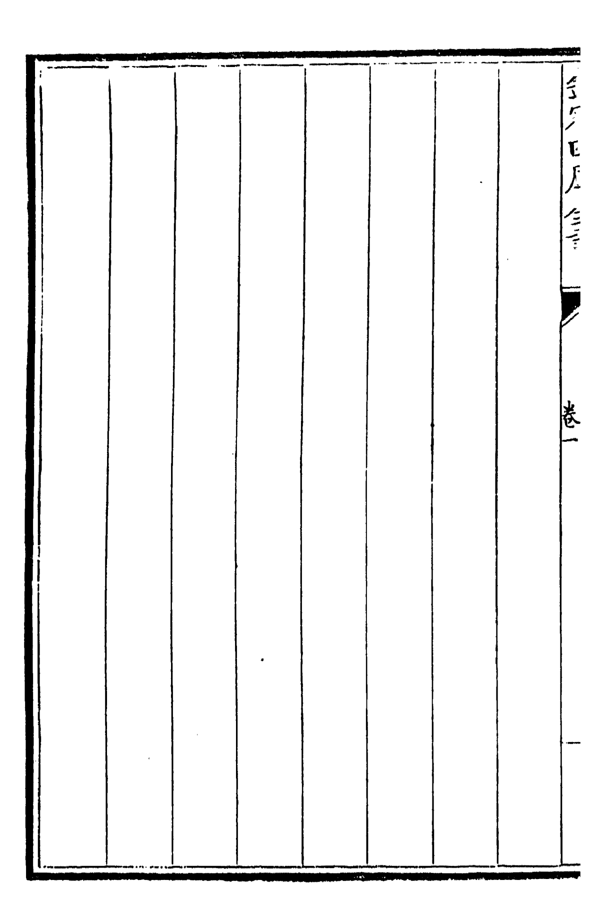
上流既失即自漢陽而下沿江諸郡皆順流可至之地不可一日弛備非特防秋而已臣已奏稟乞支降錢物打造戰船不唯本路合行計置竊恐沿江諸路亦當如此兼聞光州順昌府各儲糧十數萬今則未見動息觀其意向必有所用臣除不住移文制置使岳飛及本司所遣兵馬遠布耳目益嚴防守并召募硬探直往襄陽以來伺察敵情外所有漢陽沌口係漢江下流湖北帥司所隷更望聖慈特降睿旨嚴切戒約過為隄備庶免

意外不虞之患

乞下湖北帥司防托武昌等處狀

臣契勘已依準聖旨措置沿江防秋事務緣昨來金人自黄州張家渡渡江由湖北路鄂州武昌縣上岸方入興國軍大冶縣界取山路以犯江西臣今相度如今路興國軍大冶通山等處見候岳飛到擺布防托外有武昌縣尤為上流要害之地與大冶縣相去不遠欲乞朝廷指揮湖北路帥臣速行措置選發將兵於武昌縣等

處分布屯守不測有警庶幾兩路張大聲援迭為犄角之勢共濟國事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詳察施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忠正德文集卷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錄舉人臣范翔朱

忠正德文集卷二

宋 趙鼎 撰

奏議中

知洪州乞支降錢米狀 按鼎移江西安撫大使知洪州在紹興三年三月

臣契勘江西比年以來自張俊韓世忠相繼提領大兵招捕盜賊及目今屯駐岳飛二萬三千餘人供億浩大竭一路財力僅能應副蓋緣本路一十州軍皆屢經兵

火百姓未盡歸業財賦所入比舊十分纔及二三而官用所出比舊數幾十倍積靡以至今日承此末流之弊財用愈窘民力愈困支吾不行本司合用錢米從來全仰漕司依數支移又不足則不免干紊朝廷乞支降錢物接濟補助臣今初到任首以養兵理財為急務點檢得見在米只支得四月一月以後未有指準所有今年春衣並無一錢一疋俵散蘄黃等州逐月不住申乞錢糧無可那融其按月按旬合支見錢唯仰洪州日逐

酒稅課利所收亦是不多去納稅月分尚遠委是不能繼續支遣若不仰干天聽竊慮緩急措手不及欲望聖慈許於歲額錢米外特賜睿旨支降錢三十萬貫於吉州榷貨務支撥見錢及本路上供米內截撥米五萬石付本司贍給官兵以救目下新陳未接數月之急及緩急差發將兵出入支用庶幾不誤國事臣已奏乞宮觀差遣然既到官因見事勢如此不敢隱默兼恐後來帥臣愈更費力伏望聖慈特賜矜察

貼黄契勘朝廷數頒詔令務在寛卹民力不許州縣科率騷擾臣昨閑居山野間具見此患今待罪守臣斷不敢經賦之外毫髪横斂若不開具闕乏伸告陛下即本司錢糧無所從出伏望聖慈出自宸斷特依臣所乞行下庶幾不敗事以陷罪辜惟陛下矜察臣不勝萬幸臣昨任建康過闕陛辭蒙陛下聖諭候到江東應有伸陳事理當一一應副然江東所管軍馬不多可以随宜措置除支降到銀三萬兩外更不敢

紊煩聖聽今來江西路之既非江東之比而所管軍馬約及三倍有餘歲額錢米不惟取撥不足設使依數應副到司亦自支遣不給兼今來正當不相接濟急闕之際若不蒙朝廷特賜支降則臣之孤蹤決不能自保臣雖已乞宫觀竊恐未離任間別生事變重煩聖慮惟陛下哀憐之臣無任瀝血祈懇之至

奏乞應副李横狀 按歷代名臣奏議係知洪州時上

臣契勘襄陽府在江淮上流當川陝襟喉之地自三國

用武之際未嘗不先留意於此晉武帝平吳羊祜杜預亦由此以成大功昨以李橫為襄陽府路鎮撫使按宋史紹興三年正月以李橫為襄陽府鄧隨郢州鎮撫使蓋因其衆據此要害增重荆襄之勢誠為得策緣朝廷方遣使和議已曾戒飭邊臣不得用兵今據探報李橫牛臯約起兵往東京以來收復州縣又聞偽齊亦會合金人及遣李成領衆西去切慮緣此紛擾不定遂有并吞之意是時豈李橫烏合之衆所能備禦不能備禦則襄陽決至失守襄陽不守則川

陜路絶荆湖震動自江以南皆順流可至之地其利害有不可勝言者近有人自襄陽來臣因詢訪横用兵之狀云止是軍中闕乏兼冬寒在近欲擘畫些小冬衣然則横之出兵固非得已臣竊思朝廷既以襄陽為上流要害之地以横忠義曽有勞効遂付以一路鎮撫之權不可使窘急如此以至引惹重生邊患臣愚欲望陛下特詔有司時有以資給之使横衣糧足備不假他圖即嚴降詔旨丁寧約束責其謹守疆埸繕修城壘休兵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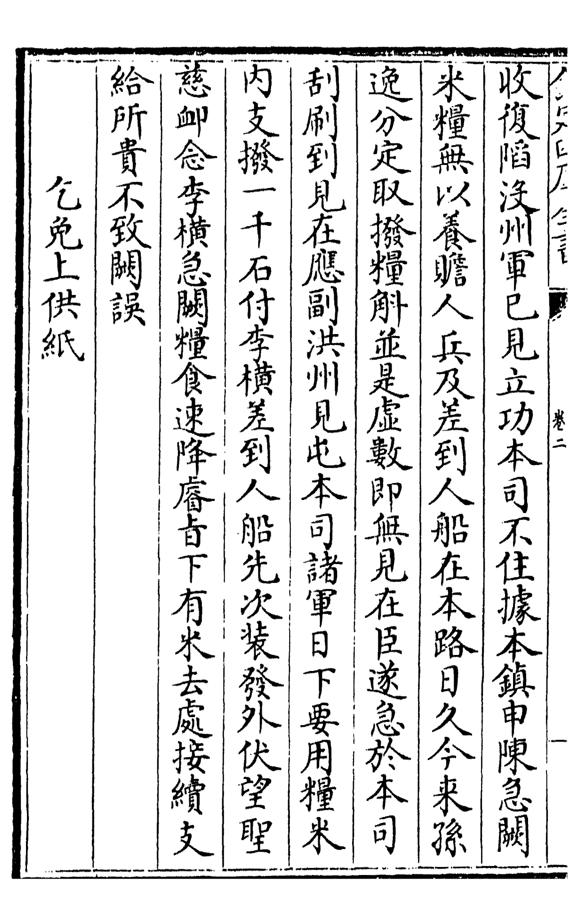
馬養銳待敵為持久之計自非敵人侵犯及奉朝廷指揮不得輒因小利出兵生事臣以不才誤蒙委寄而上流利害實有相關者今茲所陳亦臣之職併乞聖聰加察

貼黃臣昇勘李横今來出兵不知曾無被受指揮若因防秋使之牽制亦須諭横探伺敵人已發兵馬然後扺亢擣虛既有却顧之慮即無深入之謀今未聞敵人起兵而横兵先出彼必破横乃敢引兵南向即

更無後救矣臣私憂過計如此更乞睿察

乞撥米應副襄陽李横軍馬狀

臣勘會本司先奉聖旨令於倉部郎官孫逸所起上供米内支撥一萬石應副襄陽府郢州鎮撫使李横係孫逸分定於臨江軍吉州椿撥本司節次行下逐處及發遣李横差來人船前去交裝却據臨江軍申本軍上供米已盡數起發了絶即無未發米數本司已具狀申明朝廷去訖臣契勘李横見管軍馬萬數不少見今措置



收復陷沒州軍已見立功本司不住據本鎮申陳急闕米糧無以養贍人兵及差到人船在本路日久今來孫逸分定取撥糧斛並是虛數即無見在臣遂急於本司刮刷到見在應副洪州見屯本司諸軍日下要用糧米內支撥一千石付李橫差到人船先次裝發外伏望聖慈卹念李橫急闕糧食速降睿旨下有米去處接續支給所貴不致闕誤

乞免上供紙

臣契勘洪州年額合發紹興三年上供紙八十五萬張內一半本色一半折發價錢依年例下分寧武寧奉新三縣收買攽州裝發據逐縣申自建炎四年以前各有窰戶二百餘名抄造中賣後來累遭賊馬人戶死及九分已上見今並無紙戶委是難以抄造應付乞蠲免收買臣今照對分寧武寧奉新縣自建炎四年十二月已後被趙延壽馬進張莽蕩等賊馬侵犯占據縣道燒刼鄉村殺擄人民後來收復繼續又遭趙進曹成田進劉

忠及紹興二年十月内交廣賊馬侵犯分寧武寧縣紹興三年正月内李宗亮侵犯分寧縣三月内又有草寇侵犯奉新縣遍於管下鄉村放火殺擄人民被害深重委是逐縣原抄紙𥦗户例遭殺擄目今全無人户抄紙兼本州除分寧武寧奉新三縣外别無出産去處若不申陳切恐有誤上供歲計致負曠責伏望睿慈特與蠲免買發

乞下鄰路防托虔寇 按宋史紹興三年三月詔岳飛捕虔賊六月飛自虔

州班師此下三篇當是四月擒析彭友等後所上

臣契勘虔吉之民素號頑狡平日不事生産至秋冬收成之後即結集徒黨出没侵掠累年以來朝廷方事外寇未暇掃除由是患害日滋根株益固上勞聖慮遣發王師今雖破蕩巢穴使之著業而渠魁間有竄逸者雖苟目下少安冬春之間不能保其無事臣只候岳飛班師即分那人馬逐處彈壓竊慮積習未悛再有嘯聚定須侵擾鄰路州軍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下福建廣南相

接本路虔吉州南安軍界添屯人馬聲援相應使凶惡之黨知所至有兵不敢妄動加以歲月漸革凶殘之氣化為良善之民使安田畆永絶後患

乞免勘喬信

勘會洪州近承提刑司公文録准今年五月六日勑節文臣寮上言本州統領官喬信措置龍泉縣賊彭友等端坐萬安縣多日並不將軍馬追攻賊寨止就隅江抄截賊中所遣打擄人妄申獲捉等事奉聖旨喬信令本

路憲臣根勘具案聞奏本州見送左司理院取勘喬信
軍馬昨自去年十二月內就袁州差發前去吉州管下
把截捕殺彭友尹花八甯十二等賊火臣察所按本軍
久不進兵固當坐罪緣喬信部下官兵止一千人彭友
等三頭項徒黨萬數不少衆寡不敵是以不能成功又
緣本軍見分屯沿江興國軍控守邊境而洪州取勘未
已信麄人不曉文法既被勘劾罔測罪名輕重日夕憂
疑不能安職今來防秋用人之際正要將佐緩急使喚

欲望聖慈詳酌特降睿旨將喬信特降官資免行取勘或與放罪責其後効

乞免攝文廣狀

臣契勘洪州近准湖南提點刑獄馬居中牒奉聖旨躬親前來根勘李溧曾欽承等公事臣竊詳臣寮所論李溧不法情罪有無虛實臣固不可得而知内一項李溧受本司統領官文廣金二百兩已經臨江軍鞫治勒令文廣甘伏軍令文狀在案今來馬居中恐須再勾文廣

入院照勘緣文廣原係劉忠黨中第二名首領忠既敗走即投偽齊廣獨不從率其部曲渡江以受招安隨行資財盡為劉忠所刼廣亦不顧顧藉又自到司以來小心謹慎每事宣力嘗差往虔州捕賊率先立功廣麤人不曉文法負罪來歸未知何所嚮縱有所睹情亦可憫兼其下千餘人皆驍勇可用見其主將對獄亦恐疑慮生事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止令文廣在外供答文字與免追攝入院如干照人等指證分明實有前件事

跡廣亦不敢隱諱庶幾安慰衆心不致反側

措置防秋事宜　按宋史紹興三年九月以鼎為江西安撫制置大使是年八月詔岳飛赴行在留精兵萬人戍江州時車駕駐臨安此下三篇以文義考之當即此時所上

臣契勘即日防秋是時臣雖夙夜惕勵思所以廣為隄備第念事執相形利害安危固有緩急輕重儻非先事建明遠瀆聖聽恐一旦措手無及恭惟清蹕見駐臨安二浙閩中為近輔江東淮甸為要藩自行朝達鎮江建康屯宿重兵無慮十萬距京師約三千里非不深且遠

可恃以安然江西一路北際陳蔡廬壽西連潭衡荆襄比他路邊面最為淵遠偽齊見遣兵將力守光州為備數年頗聞農種漸廣自汴由陳蔡至光纔三百里復與蘄黄接界亦粗有糧可因偽齊萬一會合金人再來南侵當數路並進而鎮江建康既已有備必由光州直擣蘄黄旬日便到江上擄船造機乘間南渡聲摇江湖人心摧於傷弓當鳥驚魚散支吾不暇將見行朝亦不得奠枕則建康鎮江雖屯重兵固已無益於事矣况已酉

冬敵騎已嘗出武昌岸徑趨興國緣山疾馳數日薄洪州城下按己酉係建炎三年是年十月金人自黄州濟江由大冶縣趨洪州見宋史本紀前車之戒未遠則江西今日利害安危豈不重且急乎臣計本司見管軍馬共一萬六千餘皆是招收烏合之衆除輜重火頭等外可使出戰僅及萬人才足以屯防近裏州縣隄備盜賊豈堪前當大敵近奉聖旨留岳飛全軍先分萬兵駐九江士馬精勁似可倚仗臣愚見尚有二患邊面濶而偽境近則師不可不益師旅增而贍給廣

則財不可不聚謂如江州與國軍西抵岳鄂皆據大江上游曲折千里控扼要害受敵處多自湓浦以上江漸狹隘至霜降水落則一箭可及一葦可航非若下流深濶多阻未易侵越也今計岳飛兵數二萬一千有餘除火頭輜重守寨疾病人外實得戰士一萬五千人忽有警急迎敵保城臨時應機猶恐分布不給兼岳鄂人馬無多安能使犄角應援臣欲乞朝廷更摘那數頭項堪任出入將兵時暫付臣相兼使用又本路州縣屢經兵

火殘毀繼以連歲討賊大兵往來民力凋弊官用空虛今既留岳飛全軍復丏益師則軍儲愈窘若止仰漕計必致闕誤臣欲乞朝廷廣行支降錢物及就撥本路應干諸司上供錢帛并榷貨務見在及日後收樁之數並行付臣斡旋相兼支遣仍乞選户部官一員前來與漕臣協議應副庶幾兵勢稍強財用粗足可以待敵且免臨時擾攘失措之患臣才識庸暗所見止此伏望聖慈察其勢迫計窮早賜睿旨詳酌施行

乞於岳鄂屯駐岳飛人馬狀

臣勘會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全軍人馬先奉聖旨起發赴行在續蒙存留在本路虔吉州平蕩賊火臣契勘湖北岳鄂州係在大江之南與江州洪州興國軍地相連接最是沿江上流控扼淮甸京西實為荊湖川陜咽襟要害之所今來防秋在近鄂岳之間理合預作措置防備不可無重兵捍禦其鄂州雖有帥臣屯兵數少及本路見管軍馬計一萬餘人頭項不一其間大半是招

收烏合之人以至器甲大段未備萬一有警深慮難以支吾臣今相度欲乞將岳飛軍馬候討捕虔吉賊火了日特降指揮令往鄂岳州屯駐所有合用錢糧專委湖北及鄰路漕臣分認應副如蒙俞允不惟江西藉其聲援可保無虞而湖南兩廣江東兩浙亦獲安妥及江路通快舟船往來悉無阻礙欲望聖慈詳酌特降睿旨施行

奏乞節制岳飛狀

臣契勘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先奉聖旨於本路駐劄彈壓盜賊係聽本司節制續奉朝旨赴行在未起發間再奉聖旨令李回協和岳飛敦遣措置虔州管下盜賊今來本軍招捕虔賊了當蒙朝廷分屯江州防秋欲望特降睿旨許依舊聽本司節制所貴緩急集事如蒙聖慈特賜允許即乞作朝廷措置行下

乞收留宿遷官吏狀 按此下二篇皆為參政時上鼎參知政事在紹興四

年三

月

臣伏見淮東宣撫司申宿州宿遷縣知縣張澤結約官吏二千餘人來歸宣司恐碍去年六月間所降指揮不敢收受按紹興三年六月禁諸路招納淮北人及中原軍民歸者見宋史本紀臣前日親聞玉音以為若拒而不納恐失東北人心仰見陛下至仁惻隱不忘斯人之意而朝廷恐於和議未便止行下宣司從長相度宣司既有執守必無肯受之理臣竊詳去年六月指揮止是一時行遣即非今来遣使所議要約雖公受之亦無妨碍如謂和議大事不可少有動

揺即乞陛下宣諭宰執令以書諭韓世忠遣親密沉穩近上兵官提兵數千并遣文臣屬官一員至界首密受之然後移文宿州云近有宿遷人民數千南來本司以朝廷約束不敢收受遂於本界恃衆作過今已遣兵驅逐潰散是亦兵家一術也臣謂此事所係至重若峻阻之則進不能不為偽齊所戮退則聚為淮甸之寇必至於誅殺而後已如此則淮北之人絶望矣輒効愚忠或有一得如其可採即乞作聖意宣諭臣初蒙陛下擢貳

機政不敢與同列故作畀同故密具所見歷浼聖聽唯

陛下裁之

貼黄臣愚欲乞密下韓世忠辨認姦細如無他意即

密切受之既受之後將有官人且留軍中軍人充軍

使喚百姓放令逐便

乞曲赦虔寇

臣訪聞虔州自從衛軍民交變以来凡十縣之間失業

之民率聚為寇雖聖恩寛厚貸其脅從亦既累年而猶

家藏兵器未嘗輸官州縣既不能止絶又且聽訟理獄
往往許以追證舊事閭里騷然各懷反側則是朝廷已
赦之罪官吏猶得治之使德澤阻於布宣人情積於怨
怨一旦姦心不能自懲則投兵刺刃勢有必然者因而
聚衆阻險無由自新昨遣岳飛再已平定而前日怨仇
之訟紛紛猶未已也臣區區愚見欲望聖慈依昨來建
州平范汝為體例特降曲赦或止降詔書貸其往咎及
應干優卹等事並檢舉施行如此則人獲安業盜賊潛

消矣按宋史紹興四年七月曲赦虔州

除宣撫處置使朝辭疏按宋史紹興四年八月以鼎知樞密院事充川陝宣撫處置使尋改命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此篇永樂大典不載今從歷代名臣奏議增入

臣疏遠之迹荷陛下特達知遇恨無死所圖報大恩方國家多事中外乏人乃委臣摠師遠戍邊鎮主憂臣辱其何忍辭然自惟念渡江以來遭逢器使揚歷臺諫再叨樞筦與聞政事趨走殿陛密勿晃旒拙誠獲申無復顧惜雖聖主全度見謂樸忠而萬目睽睽指為迂濶今

乃以奇孤寡偶之身將使于萬里之遠曾無一毫之善
可辱記憐安得不少陳悃愊以瀆聰聽臣竊見自古人
君善用人者莫不專其委任假以事權任專則媢嫉必
生權重則嫌謗立至唐之賢臣勳業如郭子儀猶困于
魚朝恩程元振之謗傷名德如裴度亦被沮于元稹魏
洪簡之朋比子儀明哲自將僅免危疑之累而度辨論
激切卒賴幽鎮之功況勳名寵眷未及兩人求其成功
亦已難矣向者陛下當建炎圖治之初遣張浚出使川

陜國勢事力百倍於今浚于陛下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待浚有礪山帶河之固君臣相信内外相資委任之篤今古無有而終致物議以就竄逐臣頃在紹興人或指臣黨浚故浚之責不敢以一言及其是非今考究其用心推尋其情實喪師失地錯繆之迹則有之未必盡如言者之甚也大率専黜陟之典受不御之寄則小人不安于分義謂名器可以虛授爵賞可以茍求一不如意便生觖望川蜀之士至于醵金募士詣闕陳論展轉

相傳以無為有一經指摘何以自明是以有志之士雖欲冒犯死亡為國立事而每以浚為鑒戒也雖然浚固有罪矣臺臣抨彈之可也諫官論列之可也人君赫斯震怒雖誅殛之浚亦無憾今乃下至草澤布衣之士行伍冗賤之流凡有求浚而不得者上書投牒人人詬罵肆言醜詆及其母妻甚者指為不臣跋扈極人間之大惡皆歸之於浚嗚呼一何甚哉夫以浚之功與陛下之信也而謗者至此則明君不能自信矣今臣無浚之功

陛下之信臣無如浚以有功而見知也乃當此重責遠去朝廷臣恐好惡是非行且紛紛于聰明之下昔樂羊一篋之謗幾陷誣茂賴文侯之明乃成中山之功魏尚數級之失遂致吏議唯文帝晚悟後有雲中之效伏望睿明鑒古今之得失念事功之難成憫臣孤直曲加庇覆使得展布四體竭志畢慮以寬陛下西顧之憂非特臣之幸也意迫情切干犯明威臣不勝恐懼俟罪之至

奏乞參酌呂頤浩等申請指揮狀

勘會近具畫一奏請内一項臣今來係出使荆襄川陜
其合行事件欲乞將吕頥浩張浚孟庾昨申請到江淮
荆浙都督府并宣撫處置使司已得指揮遵依施行如
事有窒碍即許臣參酌别行申請仍乞朝廷行下六曹
取索逐件指揮送臣以憑照使奉聖旨依除窒礙事件
見行參酌别具申請外勘會内參謀等官人吏等除理
任并帶新舊任請給於吕頥浩張浚元申請畫一别無
相妨外有别給贍家驛劵添給食錢恩例已于窒礙事

件内别行申請請給除舊請外名色一同從一多給恩例從優見别作施行外吏部供到檢準建炎二年二月五日敕中書省尚書省送到太府寺少卿黄鍔劄子契勘本寺自來出給使臣請受文歷依法合以朝謝後限一月參部如違據歲月不支請受校尉以參部日起支副尉不到部官料錢勿給近來使臣校副尉往往規避在部重難差遣不赴公參僥求一時權局并非泛差使稱不合參部雖已具因依告示終是詞訟不絶切縁差

使既係時暫幹辦若便行永遠勘行不惟虛費廩禄有失元立法意今相度欲乞今後將合參部使臣校副尉並依條候參部日起支請受如有差遣或時暫或往程亦許依條參部了日給歷如不到部止據本處添給其請受依舊法據歲月不支仍勿給料錢候指揮二月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又紹興元年十月七日勅中書門下省尚書省送到白劄子勘會戶部出給官員請受文歷依近降聖旨須候參部了日出給近有見任差遣使臣等止為出給文歷赴吏部公參緣使臣依法初補或得替許赴部公參注授差遣其已有差遣之人不合到部其請受文歷自不合出給十月七日奉聖旨申明行下八月

二十七日奉聖旨内差到統制統領將佐等官出給文歷一節令檢照見行條例施行餘並依

條具宣撫處置使司畫一利便狀

近具畫一奏請内一項臣今來出使荆襄川陝其合行事件欲乞將呂頥浩張浚孟庾昨申請到江淮荆浙都督府并宣撫處置使司已得指揮遵依施行如事有窒礙即許臣參酌别行申請奉聖旨依除合遵依事件見逐旋施行外有下項合行參酌并條具申請

一臣今來出師係都督諸軍事其所管路分自宣撫鎮

撫制置司以下及應統兵將帥並聽本府節制

一所部逐路財賦許酌度多寡有無通融移那不以拘

礙截撥應副

一臣勘會昨張浚在川陜日自帥臣以下皆許便宜黜

陟浚既被名績有指揮帥臣監司每遇有闕止許宣撫

司每一闕具奏三兩名聽旨除授後來王似等申如遇

帥臣監司有闕不免即便選官填替若具兩三名奏聽

指揮竊慮被差之人疑慮不該除授不務究心職事已

奉聖旨帥臣監司如差待闕替人稟闕令本司並約程
前期每一闕具奏三兩名聽旨除授非次見闕不可待
報許一面擬差臣契勘川陝至行在道路窵遠如事局
繁簡才幹能否深恐朝廷未能詳知緩急之際或致誤
事今欲乞並依張浚已得指揮施行
一臣勘會官員合該討論之人如舉辟差遣之類並合
候審量了日放行訪聞川路似此之人不少多是私計
不便或無力前來整會致妨食祿不無留滯之歎竊見

朝廷已有追降體例欲乞行下吏部開具元討論審量指揮及已追降體例各三兩件付下候至川陜路如有似此之人從臣酌量追降放行差注之類仍具奏知庶幾士人不致失所

一臣勘會昨來張浚在川陜日官員等因功賞補轉官資往往有司不與理元受月日即與不曾被賞無異今來官員等如因功賞補轉官資乞並自受本府劄子日理為補轉月日

一臣勘會昨張浚在川陜日官員等若有功效合量行
推賞之人係與減年磨勘今來有司須要換給吏部公
據了日方許收使訪聞其間多是無力前來行在改換
致卒無收使之期今後如有合與減年之人從本府分
明置簿立定字號勘會給據特免換給如投下磨勘之
類即從臣驗實收使不惟使有功之人便得祗受賞典
亦可以革絕姦偽之弊

一臣契勘今來川陜等路如有создан置官司或收復州縣

便合要印記行使若給降猶緩深恐行移無以憑信今欲乞下行所屬過逐路有合鑄印記並限兩日鑄造交付專差人齎擎前來庶免失墜留滞

一臣契勘宣撫處置使司舊日給降付身差劄依元降便宜黜陟聖肯係是正行補授近緣到行在換給却於所補官上加以借字雖於元補官資别無減降縁有借字是致人心疑惑今欲乞行下有司將來如有換給更不添入借字

一本府合要准備將領使喚今欲乞不限員數辟差其請給理任等並依准備差使使臣體例施行

一逐路官如差出幹事雖有拘碍亦不得占留辭避

一乞依呂頤浩例給降空名年月金字牌旗牓三十副准備緩急招收盜賊使用

一逐路應見任官如實有疾病或怯懦不堪倚仗或有贓私罪犯并見闕及未差替人去處並許選官填替訖具奏乞給降付身內疾病并怯懦不堪倚仗之人與不

理遺闕被差官自到任日理為在任若未受朝廷付身

間有按察官等保舉許行收使

一臣勘會昨張浚出使日曾蒙朝廷支降錢物止是專

充激犒使用臣今來前去川陜荆襄合依例陳乞激犒

錢物兼契勘本府係經由大江一帶州軍例經殘破及

岳鄂至歸陜以來並無人煙又四川財賦累年應副大

軍與昔日事體不同所至州軍或有闕乏去處亦須本

府補助支遣今欲乞朝廷支降金銀計一百萬貫絹三

萬疋空名度牒二萬道紫衣師號各二千五百道並專
充激犒并應副緩急支用其度牒等依宣撫處置使司
體例專用本府勘合所有禮部給到號簿從本府収掌
如遇支使據所支數目別用本府勘合號簿同付給降
去處書填𠤷改

一臣勘會逐路豪户如願納錢物斗斛補助軍須或緩
急勸誘博糴若不命之以官竊慮無以激勸今欲乞給
降空名承節承信廸功郎告進義校尉綾紙各二百道

給付本府准備使用仍乞依紹興三年洛西勸誘博糴

已得指揮施行

貼黄稱臣契勘昨來浙西糴買日承節廸功郎各係

四千貫承信郎三千貫進義校尉一千貫今來川陜

等路斛斗等價直及行使銅鐵錢輕重不同欲乞從

臣勘量書填伏乞睿照

一臣今將吕頤浩等體例參酌乞置參謀官一員參議

官二員計議官四員書寫機宜文字二員主管機宜文

字四員幹辦公事一十員准備幹辦一十員武臣准備
差遣二十員准備差使二十員其應干事件合遵依呂
頤浩張浚孟庾已得指揮及體例施行内請給除舊請
外名色同者從一多給恩數從優
貼黄稱臣契勘内計議官緣張浚到川陜日為有官
資稍高及不欲令干預文字之人添置上項名目今
欲依例添置伏乞睿照
一令依孟庾例差置點檢文字三人主管文字一十三

人書寫文字一十四人書表司四人發放文字大程官八人親事官四人裝界作一名發遞工匠二人三省樞密院主事以上驛劵緣張浚與吕頤浩等體例輕重不同欲酌中依秉義郎則例支破官序高者自從高其餘應干事件合遵依吕頤浩張浚並庚已得指揮及體例施行内請給除舊請外名色同者恩數從優

一簽廳欲置人吏四人其抽差請給恩例等並依本府諸房書寫文字例施行

一本府合置降賜公使庫今欲乞逐庫各差主管官二員專知官一名降賜庫手分二人書寫人一名主管官於有官人内指差專副以下許差白身人其餘並依張浚已得指揮施行

一乞於内外指差醫官二人剋擇官一名除見請外日給進武副尉券一道官序高者從本等無舊請人更支一十貫内醫官每月更支合樂錢七貫

一臣勘會本府官吏等係據即目事務或依例差置若

將來事務繁劇人力不勝欲乞從臣量度增添其請給等並依已差置人體例施行

一臣今來係由兩浙淮南江南東西荆湖北路前去其行大軍等合用錢糧若不指定名色取撥竊慮漕司無以應辦欲望聖慈特賜睿旨逐路各專委漕臣一員將應干諸色及不以有無拘碍并上供經制常平等米斛錢物應副經過支使貴免闕誤

一臣隨行合要紹興勑令格式并吏部七司條法兵工

部都官遷材格法及將官敕照使欲令所屬各行印造

一本供納如無印本如法抄録仔細點對内將官敕於樞密院關取

一臣契勘本府一行輜重并官屬等合用騾馬不少及所須什物等若旋行計置竊慮枉費官錢昨張浚孟庾結局日有係省騾馬驢及氊帳兵幕從物器皿家事行軍什物等並見在三省樞密院激賞庫殿前司省馬院神武中軍左藏庫等處寄管欲乞拘收赴本府應副使

用

一呂頤浩等昨來出師其一行官吏將佐以下皆有支

破起發錢物體例緣地里遠近不同是致不一今來前

去川陜水陸萬里比之張浚出師之時尤為艱辛所有

起發錢物更不敢陳乞增置只乞依昨張浚體例施行

一依例合差進奏官一名承送往來申奏文字今欲乞

從本府指差不罷本身職事兼行主管依例與免本院

差遣每日別給食錢二百文就本院歷內勘支

一行遣紙札朱紅及發遞皮角牌子等及油單黄蠟點
照油燭收盛文字籠仗打角官物合用物色等並具數
於臨安府取索限日下供應内紙令左藏庫支供在外
並於所至州軍關取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施行

乞辟差官屬依例帶出見任職事狀

臣今出使川陜荆襄其合行事件已得聖旨依吕頤浩
張浚孟庾昨申請到江淮荆浙都督府并宣撫處置使
司已得指揮契勘張浚下屬官張宗元馮康國並帶出

郎官職事所有臣今來踏逐辟官差到官屬内有見任行在職事人亦欲依例

督府申請援乞降詔旨並録賜張浚詔書繳進

朕嗣承大統遭時多難夙夜以思未知攸濟政賴中外有位之臣悉力自効共拯傾危今遣知樞密院事張浚往諭密旨黜陟之典俾得以便宜施行卿等共念祖宗之勤勉人臣忠義之節以身徇國無貽名教之羞同德一

心共建興隆之業當有茂賞以答殊勲

臣竊覩陛下勵精求治志圖恢復慨念中原久罹塗炭以川蜀荆襄為腹心根本故特命大臣往宣德意而臣猥以庸陋誤被使令委以專征之權付以黜陟之典責任之重前此所無欲使叛亡懷歸彊隣讋伏士卒奮勵姦吏革心不間遐邇知尊朝廷非有丁寧告戒之辭無以一新遠人耳目伏見昨來張浚出使之日曾降詔書道陛下委任之意今來欲出自宸衷特以詔旨付臣前

去至所部州郡觀風問俗之間告以明天子勤勞西顧惻怛至誠之意庶幾武夫悍卒流涕而思用命無鬆戴白扶携以聽德音其於遠方觀望所繫甚重伏乞睿慈特垂賜可臣不任懇切之至所有賜没詔書謹録如上

論防邊第一疏 按此下二篇永樂大典不載今從歷代名臣奏議增入

臣竊觀古者用兵以謂國之大事至重至慎不敢少忽告之宗廟卜之蓍龜謀之卿士然後授以成筭所請必聽所欲必得纖悉曲折無不周緻信任既篤乃始責以

成功此將帥所以竭忠而士卒所以用命也秦欲伐楚王翦須兵六十萬人一旅一卒不可闕陳平間楚君臣用漢金三十萬斤惟意所出入高帝不問也郭子儀幕府之盛至將相者六十餘人當時不以為過所以成就其功固當如此陛下軫念西陲宵衣旰食以圖勞來安集之方故遣大臣往將使猜是宜上下戮力以寬君父之憂汲汲皇皇協濟厥事若但為僥倖之圖姑行嘗試之說一切苟且怙不介意號曰出師其實何補今臣備

員督府近在闕庭施置之閒已多齟齬請兵於諸軍非為臣之使令也將以備出戰入守也請給於公帑非為臣無資財也將以勸功賞士也辟士於幕府非為臣私親舊也將以得人為用也然所謂兵者不滿數千半皆老弱不勝甲冑疲癃跛倚可笑可憐所齎金帛至為微少猶控顛涯懇幾同乞丐薦舉士人皆悍遠適面得睿旨令除京局以重觀望薦章甫上彈奏已行使臣意氣憂沮舉措畏忌退視賓僚有靦面目士大夫閒或笑其

單弱或憂其無成皆謂事大體輕有名無實顧臣一身亦何足道顧國事安危不知安在孤踪遠去君門萬里若或更加沮抑臣亦何能自辯伏望陛下察此行之重輕憫微臣之拙直凡有所請畧賜主張無使臣茫然遐徼之外欲自訴於陛下則不可欲盡載之紙筆則不能悵焉自失莫之為計也臣詞意迫切不覺至此惟陛下矜察

論防邊第二疏

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帝王之兵以全取勝貴謀而賤戰蓋謂此也臣觀漢宣帝時趙充國伐先零群臣上攻戰之謀求速務快議論蠭起充國以為非素定廟勝之策不可用方且審料敵情圖上方畧墾闢田土會計米鹽豪秸器用之具郵亭岷滄之飾無所不備優游安静不求近功雖簿責之使輩至問狀之詔日聞守其成謀牢不可破卒能沮羣議克彊敵國無大費功遂名立臣竊慕之然自惟念臣本書生不

閑軍旅陛下聖度兼容無所求備徒知臣愚不謀身戇
不避事付以重任責其所難義不得辭黽勉承命惟敵
人寇蜀於今累年侵軼之兵歲深一歲始者接鋒五路
其後直抵梁洋既已棄和尚原尋又失饒風嶺蜀勢之
危迫於累卵所恃者吳玠一軍忠勇可仗守關則僅足
出戰則無餘設或吳玠不能支吾即是四川更無存理
若今冬未幸敵不來則臣至蜀之日宣陛下恩信問百
姓疾苦勸課農桑蠲削浮費協和將士簡練師徒謹守

關梁密行閒探取諜問計養銳蓄威凡智慮所逮無不竭盡以副陛下委寄之意此則愚臣之所能也或吳玠之兵聲勢大振四川財賦移用有餘雖深入秦川盡還故壤於臣志願豈不欲之或兵威不加於前敵勢無損於舊雖曰蜀道險難固亦未易保守況欲及其他哉若大言無實輕舉妄動僥倖成功於萬一此則非愚臣之所能也今者明天子謂臣為可使軍民謂臣為可行蜀人喜廟堂輒遣大臣敵國聞朝廷再開督府內外觀望

事體非輕而兵將單弱無以壓蜀兵驕悍之氣金帛鮮少無以省蜀民饋餉之勞雖自治之術猶未知攸濟乃欲勉强其所不能多見其不知量矣曩張浚之行也謀欲恢復秦晉漸定中原卒之失五路失梁洋坐此被譴原浚用心豈不偉壯而議者謂浚不得無罪以其自信太重許陛下者太過而功名不能副其初議是乃昧於自知而勉強所不能者也臣竊惜之臣今行有日矣竊意宸衷之所經營執事者之所講究必有成筭如趙充

國所謂素定廟勝之策者幸舉以見授臣當度德量力奉命而行尚或覬覦溥效歸報陛下儻不賜照察而責臣以必能臣恐異時紛紛之論赤族不足以塞責淺有大功迫於物議猶不能免况如臣者哉故自受命以来日夕憂恐莫知為計雖然量能授官者人君之職陳力就列者人臣之義與其依違隱忍卒使陛下有失望之歎曷若以其所能及其所不能者明以告於陛下尚庶幾獲免欺君之罪惟聖明憐察

乞降指揮樁管糧食狀

勘會都督府官兵等將來到荆府換易舟船并等候陸行軍馬合暫屯駐一行糧食切慮本府闕乏無可應辦及自荆南入川沿路糧食亦未有指擬伏見朝廷近降指揮令衡州將見樁廣西提刑司起到常平錢所買金銀等於夔州路收糴米斛至荆南府樁管欲於數内支取米一萬石應副庶免闕誤伏望聖慈速賜指揮

乞降旨乘載輜重老小船並合逐軍自行備辦

狀

勘會本府軍馬已降指揮先次選差一萬人係於諸軍內摘那差撥所有乘載輜重老小舟船並合逐軍自行備辦欲望聖慈特降睿旨行下照會